

湘江观潮
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

跨越文明的潇湘八景，如何『经典永流传』

杨安

发源于湖南的“潇湘八景”，不仅是中华古典文明的璀璨瑰宝，更以其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催生了覆盖东亚乃至全球的八景文化体系，成为古典文明跨地域交流互鉴的鲜活样本。加快推进八景文化申遗与系统保护，做好八景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，对于守护中华文脉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、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。

“潇湘八景”诞生：独特的美学特质

“潇湘八景”名称最早见于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，为北宋画家宋迪始创平远山水的八幅得意之作。宋迪履职湖南期间，于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在永州淡山岩留下摩崖石刻题记，成为“潇湘八景”诗画文化之滥觞。

“潇湘八景”以湖南湘江、洞庭湖流域自然山水为基底，串联起八大经典景观——始于永州零陵苹岛的“潇湘夜雨”，北上至衡阳的“平沙落雁”、南岳衡山的“烟寺晚钟”、湘潭昭山的“山市晴岚”、长沙橘洲的“江天暮雪”、湘阴县城的“远浦归帆”、浩渺大泽的“洞庭秋月”，以及沅江桃源白鳞洲的“渔村夕照”。

自屈原《九歌》奠定“潇湘”高古纯美的人文基调后，历代文人士大夫均以诗词、绘画咏叹“潇湘八景”意境，使其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，凝练出“清旷、平远、写意”的独特美学特质，为古典山水审美体系的构建埋下根基。

“潇湘八景”流播：跨国界的审美文化认同

“潇湘八景”诗画以“自然景观为体、人文意象为魂”，画风简约，意蕴淡雅，蕴含着东方审美哲思和世界性审美价值，自宋代起东渐日本、朝鲜半岛，逐步构建起覆盖东亚、辐射欧美的八景文化体系。

在日本，“潇湘八景”画作随禅宗传入后，契合其空灵内敛的古典审美意趣，被奉为艺术创作典范。此后700年间，文人、绘师纷纷效仿，创作了300余首同题汉诗、100余幅八景图及近百首俳句和歌，直接孕育了日本侘寂文化美学；京都御所“御学问所”专设八景厅，以“洞庭秋月”等八景障壁画作为核心内饰，将其纳入皇室古典文化体系，成为日本古典文化的重要标识。此外，衍生出的“博多八景”“近江八景”“金泽八景”等景观，形成独特的日本本土八景文化。

在朝鲜半岛，通过使团传入高丽宫廷的八景诗画一时成为高丽文坛创作潮流，“平壤八景”亦成为朝鲜古典山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无数文人创作了包括汉诗、时调、歌辞、盘索里、杂歌、小说在内的各类作品，将八景文化与本土山水文化、儒家思想深度融合，相关研究成果至今仍是东亚古典学的重要文献。

在越南，知识阶层通过以“潇湘”为题的科举考试，熟知中国的“潇湘八景”，众多使臣出使期间途经潇湘，更将所见之景进行直观性描述。现存北使诗集中，题写“潇湘”的诗有150余首，在上千首书写湖南的诗中大部分涉及潇湘风景。以“义安八景”“宜春八景”为代表的八景类景观，延续了“潇湘八景”的审美内核。

在深耕东亚的基础上，“潇湘八景”诗画进一步向西传播至欧美，成功融入世界古典文化艺术版图，成为世界古典学研究中东方文明的重要样

本。美国现代派诗人埃兹拉·庞德（Ezra Pound）受日本书画家佐佐木玄龙所绘“潇湘八景图”题诗启发，创作出传世之作《七湖诗章》，将八景古典美学融入西方现代文学创作。

可见，“潇湘八景”诗画无论传到哪里，都能勾起揽胜共赏、吟诗共情、向善共鸣，唤醒人们对真善美的共识追求。

如今，“潇湘八景”历代真迹以收藏于国外博物馆居多。其中，价值最高的南宋牧溪、玉涧、王洪所作的八景图主要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、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等地收藏，彰显了八景文化跨越文明的古典魅力。

八景文化价值挖掘：凝聚文明互鉴共识

从东亚古典学视角审视，八景文化是解读东亚文明交流互鉴、审美共识形成的关键样本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。由“潇湘八景”衍生的八景文化，长期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获得高度认同与广泛传播。当前，日本、韩国学界频繁围绕八景文化进行学术研讨，将其作为解读东亚古典审美、文化交流的核心抓手，传播热度与学术关注度持续攀升。

其一，构建东亚古典山水审美共识。“潇湘八景”提出的“平远山水”创作范式与“清旷”写意”审美追求，深刻影响了东亚历代文人画师的创作理念，成为东亚古典山水诗画的共同审美准则，推动形成了跨国界的审美文化认同。

其二，承载东亚古典人文精神内核。八景文化中“远离尘嚣、追古抚今”的精神追求，与东亚各国古典文化中“顺应自然、修身养性”的核心诉求高度契合，成为东亚文人共同的精神寄托，是东亚古典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。

其三，见证东亚古典文化互鉴历程。八景文化从中国传入东亚各国后的本土化衍生与创新，记录了东亚古典文化“同源而异流、互鉴而共生”的发展轨迹，为东亚古典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文化交流案例。

八景文化在海外（尤其是东亚）影响力与本土价值挖掘的反差尤为突出，既是东亚古典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本土保护传承的紧迫性。

国内对八景文化的认知仍局限于文化、艺术小众圈层，大众知晓度、认同度与其东亚古典学核心价值不符，本土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存在明显短板。

一方面，部分“潇湘八景”原生景观受城市化冲击、生态环境变化影响，风貌完整性受损，如“烟寺晚钟”等地基本无存，相关遗迹缺乏系统性修缮；另一方面，八景文化的传播形式较为传统，围绕其东亚古典学价值的研究与普及不足，缺乏贴近大众的创新表达，其作为东亚古典文化源头的核心地位尚未充分彰显，“本土瑰宝海外热、本土冷”的现状亟待改变。

八景文化代代相传：推动申遗、在地保护

以“潇湘八景”核心景观为重点，全面普查自然生态、古典遗迹、历代诗画等全要素资源，建立涵盖“自然+古典人文+艺术”的标准化数据库，精准提炼其作为东亚古典文化源头的核心价值。同时，联合国内顶尖高校、科研院所及东亚各国古典学研究机构，组建专项课题组，重点研究八景文化的东亚古典学价值、传播脉络及当代意义，形成系列权威学术成果，推动包括申遗在内的保护传承工作有序推进。

对“潇湘八景”核心景观实施生态红线管控，开展生态修复工程，恢复“潇湘夜雨”“平沙落雁”等景观的古典生态基底，对淡山岩等摩崖石刻、古刹古建等古典遗迹进行抢救性修复，确保景观风貌与文化遗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。推动八景诗画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将八景文化资源纳入中小学、高校教材，推动八景古典文化基因代代相传。

以世界古典学大会等为契机，深化“潇湘八景”文化IP，重点讲好“潇湘八景”文化作为东亚古典文化源头的故事。借助主流媒体平台，推出“潇湘八景”纪录片和短视频系列，解读其东亚古典学价值；借助“文化+科技”“文化+旅游”的融合，吸引全球东亚古典文化爱好者与文旅资源集聚，让大众沉浸式感受东亚古典美学魅力，实现古典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。

（作者系湖南省“芙蓉计划”高端智库青年拔尖人才，湖南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、副教授）

在苏仙岭对话“三绝碑”

魏颖



三绝碑。

通讯员 摄

此番去郴州，只为寻访一位故人。这位故人特别擅长写词。但我与他的最初相识还是在小说中：在《红楼梦》秦可卿卧室里，看到曹雪芹假托他名字写的一副对联“寒蛩锁梦因春冷，芳气笼人是酒香”；之后，在《苏小妹三难新郎》中，我见到了他在传说中才俊俊秀的身影——只不过，这些都是后人的“再创作”。再到后来，我读到了他写的诗词。听说，他当年被贬谪到湖南郴州，在苏仙岭下的一家旅舍，

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。想必各位已经明白，我要寻访的这位故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词人，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秦观（1049—1100，字少游，号淮海居士）了。

一

细雨霏霏中，我来到郴州苏仙福地广场。圆形的苏仙福地广场前端，长方形的苏仙岭石碑赫然屹立，这一搭配，有着富有圆中有方的文化寓意。苏仙岭山脚附近有条狭长的郴江河，涓涓流水，一眼望不到头，让人联想到秦观《踏莎行》中“郴江绕郴山”的意象。

穿过“天下第十八福地”牌坊，看到一块大理石碑，碑上刻着“郴州有个三绝碑”的典故：1960年3月，毛泽东主席谈及“三绝碑”，指示要加以保护。于是，当时的郴州地委在苏仙岭“三绝碑”处重建护碑亭予以重点保护。

沿登山健步道徒步前行，经过秦少游曾经下榻的郴州旅舍，穿过桃花居苏仙放歌处（乳仙宫旧址），就来到白鹿洞苏仙岭摩崖石刻群。白鹿洞为天然岩洞，洞口左侧为南宋禔雨题名石刻，右侧有一双白鹿雕塑，造型为一母一幼，亲昵相伴，并配有文字牌，说明苏仙岭的由来：相传西汉年间，郴州有位名为苏耽的人出生于此洞，白鹿、白鹤为他哺乳御寒。苏耽长大后，精通医术，常为百姓治病。成仙前，苏耽预感郴州将有瘟疫发生，于是告诉其母用井水、橘叶熬药可治瘟疫，疫情因此得以控制。后人将他得道飞天的这座山称为“苏仙岭”。

我忽然心有戚戚焉，感到秦少游当年登苏仙岭的时候，一定想到苏苏轼（1037—1101）了！虽然此苏仙非彼苏轼，但苏轼在少游眼里确是神仙般的存在：当少游还是高邮落第秀才的时候，苏轼已名满天下，他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几乎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。特别与苏仙相似的是，据传，苏轼得眉州老友巢谷授秘方“圣散子”，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苏轼刚到黄州，就遭遇了黄州大疫。苏轼迅速组织人员按照“圣散子”配

二

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知何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残阳树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无数。郴江本自绕郴山，为谁留下潇湘去？——苏仙岭“三绝碑”

苏仙岭“三绝碑”中的“知何处”“残阳树”“郴江本自绕郴山”在《淮海集》中分别是“无寻处”“斜阳暮”“郴江幸自绕郴山”。究竟哪一个版本才是秦观的原词呢？从时间上看，《淮海集》存世最早的版本是南宋绍兴年间刻本，此版本比邹恭锡刻的《三绝碑》早一百余年。如果按照时间越早，还原性越强判断，《淮海集》中的《踏莎行》应该更接近原版本。

再细看《三绝碑》中苏轼的跋语：秦少游词，东坡居士酷爱之，云：“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”（带书）历史上，苏东坡与秦少游都生性豪爽、落拓不羁，两人气味相投、惺惺相惜，既是师生，又是诗友、棋友、酒友、茶友、道友。当时，以苏轼为领袖，一些文化名流经常雅集，其中，黄庭坚的诗，米芾的书法，秦观的词，李公麟的画，堪称独步，而苏轼则琴棋书画、

三

元符三年（1100）六月中旬，苏轼从海南赶到雷州与秦观相聚，师生抚今追昔，悲欣交集。秦观绝口不谈自己的病体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此番双向奔赴的会面就是两人的最后一面。

同年八月，秦观获赦还朝复官，路过广西滕州。在这里，他饮佳酿，在古藤下沉睡，梦中还得了一首词《好事近·梦中作》：

春路雨添花，花动一山春色。醉卧古藤阴下，了不知南北。行到小溪深处，有黄鹂千百。

他词中描绘的春景或许正是他魂牵梦绕的“桃源”。联系秦观逝于滕州的史实推断，这很可能是秦观的绝笔词。

文星陨落，山河失色，时人莫不痛惜。苏轼听闻秦观辞世，为《踏莎行》题跋：“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！”秦观歿后不到一年，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七月，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，终焉于常州。东坡

郴州“三绝碑”位于郴州市苏仙岭摩崖石刻群，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北宋文学家秦观曾被削职徙郴州。在郴州写下《踏莎行》词一首，后为苏轼题跋，米芾书，史称“三绝”。南宋咸淳二年（1266），郴州知军邹恭命工重新篆刻秦词于苏仙岭白鹿洞石壁上，即今所存之摩崖石刻“三绝碑”。

简介

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。

想必各位已经明白，我要寻访的这位故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词人，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秦观（1049—1100，字少游，号淮海居士）了。

方熬成汤水分发下去，救了大批百姓的性命；后数年，杭州瘟疫流行，时值苏轼出任杭州知州，他在杭州设慈善医院，取名为“安乐坊”，“圣散子”又大派用场，所活无数。

秦观一生心高气傲，唯有苏轼令他折服。类似于贾宝玉，秦观在吟诗作词上堪称翘楚，却不肯用心学习科举要考的“经义”，因此屡屡落第。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苏轼自杭州赴任密州，途经高邮，始读秦观诗词，盛赞之，心里记下了这位高邮才子，这一年，秦观25岁，苏轼37岁。元丰元年（1078），苏轼任职于徐州，少游赴京参加科举考试，途中前往徐州拜谒苏轼，辞行前写下“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。”（《别子瞻》）的诗句。同年秋试，秦观落第，苏轼作诗劝勉，从此，秦观就成了苏轼的学生，他的命运，也和苏轼结合在一起。

诗词文赋，样样精通，在苏轼的才胆学识面前，这些文化名流甘拜下风，他们心悦诚服追随苏轼，茗茶品酒、舞文弄墨、诗酒酬唱，真是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，这也是秦少游生命中的高光时刻。

秦少游一生的沉浮荣辱，与苏轼有着不可分割的牵连：秦少游初年参加科举考试，屡试不第，直到遇见苏轼，在苏轼的鼓励下发愤学习“三经新义”，终于在元丰八年（1085），榜登进士，赴蔡州教授任。

“乌台诗案”给苏轼招来了牢狱之灾，虽然后来结案出狱，苏轼却走上了贬谪之路——初贬黄州，寻贬惠州，后又谪至儋州；而秦观受苏轼牵连，先贬处州，继而贬郴州，后被谪往横州，再被贬往雷州。秦观追随苏轼，二人“同升而并黜”，经历了人生洗礼，却始终无怨无悔，如果说苏轼好比伟岸的高山，秦观就是依山而行的江水……据典籍记载，在苏门四学士中，苏轼“最善少游”，曾特意将《踏莎行》中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”书于扇面，想来这两句最能引起苏轼的共鸣。

与少游，从此天堂永携往。

书法家米芾与苏轼交往甚厚，与秦观也多有交集，特意将秦观的《踏莎行》与苏轼之跋书写在麻纸上。后人爱不释手，命能工巧匠凿石勒碑，将其刻在苏仙岭摩崖石壁上，世称“三绝碑”。

退思间，正巧听到一对情侣的对话。男青年说：“苏仙岭有块宋代的‘三绝碑’，咱们瞧瞧去！”

女青年说：“听说那块碑是假的，复制品。今天玩了一天，够累的，咱们还是直接坐索道下山回去吧。”

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真想告诉他们：观光“三绝碑”，重要的不是考证文物的真假，而是在这历史名人毓秀之所，触摸历史的烟云、搜寻文化的碎片；在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的发祥地，品味一代文化名流高山流水的情谊，领略他们为了生命价值的实现，万里投荒、矢志不渝的情怀。



《山市晴岚图》南宋 夏圭
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